# 張忠烈公集

張忠烈公集卷一

冰槎集一目次

序



引

# 張忠烈公集卷一

皇朝賜諡忠烈明賛理次勳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鄞張煌言撰

## 序

### 徐允巖詩序

自戰國四君以盛賓客高名譽相誇尚而縱橫之士莫不奔走侯門以取一時富貴然其間亦有奇策祕計為諸公子排難解紛是足稱矣漢晉以降公卿得辟除僚屬幕府引開名流之輩飄纓曳組者亦復不乏一代人才往往由之而出迨宋則不復有參軍之制矣而文丞相開府南劍乃廣羅英俊置之幕中及潤江從亡尚有杜架閣周旋患難間至于國亡身殞而王炎午謝皐羽

之徒或操文以祭或登壇而哭斯以知文山之知人能得士矣夫士之窮達亦何常之有幸而短欽長裾傲睨王侯如侯嬴魯仲連之流是已次之飛書走檄如陳琳阮瑀袁宏之流是已不幸而生逢離亂蹙靡騁因人成事而山河破碎蹉跌隨之如杜濬鄒灝其人亦可(大)慨也夫我明選舉既行薦辟遂廢一命必由銓衡之事莫敢幕置士之磊磊落落者不得志而款遊公卿間僅堪撓于西園之賓而不敢躋乎東閣之吏亦公令然也然三百年來卒未聞有揖客而能急國仇振物恥者迺者變夷猾夏六飛越在天末牙門鈐閣始多曳裾彈鋏之士余謬膺節鉞思士如渴賓從亦不乏人唯徐子允嚴

相從最久余高其節猶侯生魯仲連先生不欲煩以吏事而徐子敌曾請纓挂組居然逋臣也已亥秋從余入江余下名城數十徐子多所贊襄迄延平王兵衄于金陵城下余孤軍走英霍山徐子躡蹻擔簦章皇山澤中幾欲與余共嘗秦軍格鬬以死回視杜架閣輩古今若出一轍而重跡不前余遂勸祝髮伏匿山中土人疑為亡將多金擄掠備至較架閣之窅白刃其相去幾何既而我師竟潰余以間道還海上徐子復間關來歸出其新製皆酸楚不可讀是為幸乎夫幸乎夫以徐子之才豈不能草露布如袁宏作燕歌如琳瑀輩而孤吟以當慟哭且將與田横賓客為伍彼所謂奇謀祕策足以排

難解紛者安在豈所從非其人耶抑時為之耶余自愧文山遂甚倘河清難俟則徐子雖不得為鄒杜諸人吾知其必為王謝兩賢矣因書而投之以冠其詩

曹雲霖中丞從龍詩序

甚矣哉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蓋詩言志懽愉則其情散越散越則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則其情沈著沈著則舒籟發聲動與天會故曰詩以窮而益工夫亦其境遇然也余自丙戌夏浮海抵昌國（即舟山）未幾曹子雲霖從雲間來葛衣芒屩不問而知其為晉處士宋遺臣矣蓋雲霖先從大徵荊先生倡義來澥上荊先生死于兵雲霖遂還吳復入越黃虎癡（名斌卿肅虜伯）以國士

遇之遂盡護諸軍爾時張侯侯服（名名振定西伯）與黃侯同據守昌國余亦奉命持節護張侯軍時與雲霖旌麾相項背然未深知雲霖也余性戇鈍于軍中一切不問而雲霖籌兵策餉無甯晷閒嘗進三泖號召事蹶始還坐是竟未暇索雲霖所為詩歌而讀之計雲霖軍書旁午當未暇製作即有所作不過如建安從軍諸什辭雖懽愉未必工也戊子之秋余入山寨蹤跡與雲霖稍疎踰年黃侯以部曲生亂賫志僵死余在山中聞之驚悅累月雲霖此時將為臧洪乎抑為豫讓乎潛鱗戢羽幸舟逢鄂君而實車同廣柳遵海而南偶陷虜穴至幽囚憂思萬死而得一生其愁苦可知矣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

雲霖儼然在焉歡然道故余時欒欒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工不工余何由知之迄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雲霖留閩蹤跡又稍遠既而聞其自閩次楚圖入覲行在道梗不得前復自吳至閩風塵蕭瑟孤臣愁苦雲霖固備嘗之矣適昌國再陷余舟過三山復與雲霖相勞苦而張侯墓草已宿矣雲霖與余論國事之廢興悲滄桑之變易感動心脾稍稍出舊什新篇相示余既歎其工而未始不哀其節苦而神悲也年來雲霖膺帝眷秩中丞或佐雄師入江或從名藩泛海山河之感切中湖海之勝娛外累牘連篇無非騷雅余方聚旅北道與雲霖蹤跡離

合恆相半雲霖每以新製見寄輒作十日喜復作十日愁是何其思深入其情沈著也工固至此哉觀止矣然後知愁苦之音果勝于歡愉之詞也茲雲霖將削稿以付剞劂氏貽書問序于余余謂余非知詩者即雲霖亦寧待以詩傳惟是雲霖之境遇余與雲霖之交遊不可不借詩以叙次其大概耳若夫太白之詩而仙少陵之詩而聖以及沈宋沈鬱王孟悲涼僾之雲霖或同或異則余同年徐閣公必有定論矣

羅子木綸詩序

曩歲義師北指瀨水羅生謁余于江上年雖少指陳山川形勢甚悉余業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

未敢許人也余遂楊鈴西上收復姑熟宛陵聞羅生已
膺延平王招從其族父將軍往徇吳會而延平師潰踉
蹌挂帆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克留于是奉其父隨大
軍道江浮於海夫海固今日忠義淵藪也中多古嶠遁
臣處士率抗節其間而越嶠與閩嶠蜿蜒錯落相距數
千里雲岫嶶茫風潮噴薄鼇柱之離奇蜃樓之變幻真
足洞心駭目羅將縱覽焉因奉其父而南未幾羅生悄
然有所思恍若有所失則又奉其父以北舟次閩之三
山猝與虜遇羅生促其舟人鏖戰思以死衛父格鬬踰
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乃父竟就縛以去羅生流
離滄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乃父生

死音耗然後梲駕於余行營焉悲涼酸楚至于嘔血故其所為詩篇清峭蒼寒一如夜猿秋鶴可聞而不可聽斯足悲矣余聞之瀨水實伍子胥投金之所也方子胥躬丁家禍違命而奔髮髯為白彼非不知父死之當殉也而大懼夫父仇之不復也瀕死者屢矣賴蘆中丈人瀨上女子危其身以相援僅僅得達吳市然終不免吹篪乞食而後乃稍稍見用也訖能入郢以報家仇乃檇李之役師敗君亡又能相其嗣君入越以報國仇此其人為何如若哉今羅生所遭國難家難兼之矣是誠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困頓顛躓亦無以異乎蘆中人豈天將老其材以報復君父之深仇耶抑生不逢辰坎壈終身

移其孝以成忠耶固不可與清河客同年而語矣然則羅生始以親在未敢以身許人而終不免以身許者許國也以身許國而因不能全其親究之躬不獲全而身將焉許是誠古今之所深悲也欲知羅生盍讀羅生之詩

## 陳文生侍御修未焚草序

祖龍一炬六籍烟飛然博士掌故猶未焚也迨咸陽三月火而經史無餘燼矣乃後世不罪羽而罪政何哉殊不知樞不蠧流不腐文章一道獨陳陳相因毋甯付之祝融之為快也究之秦皇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亡嗚呼是豈焚之罪也哉況乎風雅之林日趨于新而

動輒刻劃開寶步趨慶厤譬之寒灰其能復然乎夫焦尾之桐出爨而宮徵始發火浣之布經焰而色澤彌新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貴者矣胡陳子文生則又以未焚草名篇吾知之矣年來烽舉燧奚啻秦楚之際幾疑此日乾坤劫火洞燒而文生夷猶其間每遇名勝輒欲焚魚凡經倡和都令焚硯一吟一咏簇簇能新若鑽燧槐榆遞相代換非未焚也蓋有不可焚在焉余因為文生法言有之火滅修容戒之哉火攻圖出下策矣

## 奇零草序

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屢以為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為之及登第後與四方賢豪交

益廣往來贈答歲久盈篋會國難頻仍余倡大義於江東穀甲敿干凡從前雕蟲之技散亡幾盡矣於是出籌軍旅入典制誥尚得以餘閒吟詠性情及胡馬渡江而長篇短什與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誠筆墨之不幸也余於丙戌始浮海經今十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動心脾或提師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虜南征寂寥低唱即當風雨飄搖波濤震蕩愈能令孤臣戀主遊子懷親豈曰亡國之音庶幾衰世之意乃丁亥春舟覆於江而丙戌所作亡矣戊子秋節移於山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夏率旅復入於海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殘編斷簡什存三四迨

辛卯昌國陷而猶中草竟靡有孑遺何筆墨之不幸一至於此哉嗣是輟輯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戊戌覆舟于羊山而亡什之七己亥長江之役同仇兵燹予以閒行得歸凡留供覆瓿者盡同石頭書郵始知文字亦有陽九之厄也年來歎天步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俟思借聲詩以代年譜遂索朋友所錄寄從所抄次第之而余性頗强記又憶其可憶者載諸楮端共得若干首不過如全鼎一臠耳獨從前樂府歌行不可復攷致所訂幾若廣陵散嗟乎國破家亡余謬膺節鉞既不能討賊復仇豈欲以有韻之詞求知於後世哉但少陵當天寶之亂流離蜀道不廢風騷後世

至今名為詩史陶靖節弱丁晉亂解組歸來著書必題義熙宋室既亡鄭所南尚以鐵匣投史眢井至三百年而後出夫亦其志可哀精誠可念也已然則何以名奇零草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猶兵家握奇之餘亦云余行間之作也時在永麻十六年歲在壬寅端陽後五日張煌言自識

僧履端詩序

世之闢佛者率以浮屠氏為外教而瞿曇氏亦往往逃於枯空謂不如是則非禪也然東林思遠白社風高未嘗不陶情吟嘯則詭於禪之外非禪而拘於禪之中者亦非禪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進禪而賦詩而宇搴

貝葉句勒曇花則亦偈而已何名為詩夫詩本性靈而禪亦性靈要自有活潑潑地者此即禪機也普陀端公者吾未知其禪理何如而微吟高咏絕非枯空者可比彼豈欲以詩名鳴哉毋亦禪機所觸不禁其洒洒洋洋矣余偶得其數什而諷之固無貝葉曇花風味以是知端公純超於禪而不拘於禪者也端公之師朗公有秋興數十首清微婉淡業剞劂傳世端公復能繼其宗風真不愧傳衣鉢矣是為序

送馮生歸天台序

夫髮者血氣之餘也於人身疑若駢指贅疣然然而無髮吾未見其為全人也所以羽化鱗介總成異類而戴

髮含齒則獨種其倮靈譬如百辰麗天萬卉附地蒼蒼茫茫振古如茲已然則髮者亦人身之百辰萬卉也是故古今來元公以握髮稱名卿以濡髮著高士以散髮為曠達遠臣以晞髮為艱貞即使箕子佯在溝頭濡雪左徒憔悴變鬢風塵未始不以髮短心長睥睨千載將人以髮重乎髮以人重乎以是知凡有血氣者有髮則形骸非幻無髮則鬚眉不揚蓋有是而禿者矣未聞童而禿者也惟魑魅之鄉龍蛇之俗始號窮髮之地斷髮者蠻俗也祝髮者胡教也辮髮者夷風也華戎所分莫不於髮取焉今則敷天魋結率土髡鉗獨山澨海濱猶然櫛風沐雨與鮮介爭此冠裳乃赤城馮生則謂與其

被髮祭野毋甯披髮入山含華隱曜殆將十九年一日渡海來謁余衣冠甚偉鬚毛如漆儼然桃源中人也且出舊製數篇相示其采芝之曲與抑采薇之歌與蓋不可卒讀而髮已上指矣余因以馮生之髮較蘇卿之節則十九年劃粥斷芥固無愧於吞氈嚙雪也異日明天子出而詢黃髮馮生雖顛毛種種乎對鏡彈冠卽一髮千鈞矣

引

冰槎集引

嗚呼此余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犯斗牛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羡為勝事余獨不然浮蹤

浪跡當凄霰嚴霜不得已而棲託靈槎筆墨所及率成
冰聲則是槎非貫月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余
晩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根盡見矣
乃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
父子朋友之義不其難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尚有想
見枯槎中人而興嗟者否歲在壬寅菊月朔自記

梅岑山居詩引

從來儒墨分席然詩律可通於禪禪鋒每寄於詩是何
以故蓋詩家格律甚精不避空虛三昧而禪家機鋒相
觸原具風雅三摩故禪有魔而詩亦有魔而詩稱聖禪
亦稱為聖超悟者本無殊趨也芥舟上人以遠公宿根

得生公妙解振錫名山乡風晻暧禪悦之餘遂成梅岑新咏騷耶偈耶讀之如坐光明藏矣是使騷人雕風鏤月總是拈花釋子説乘參宗無非夢艸提起法幢高翻騷壘直疑大士現身豈僅老僧饒舌則潹恒河沙皆詩也潹恒河沙皆禪也有聲聞者當作如是觀即無色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奏疏

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

奏為胡運已終王師宜奮謹陳南北機宜伏望刻期親征以申國威以鼓士氣事竊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横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但

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皇上綸綍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慚憤極思奮故五月追隨延平王臣成功直搗長江仰仗威靈瓜鎮克捷臣分道疾趨孤軍深入半月之間遂薄定徽甯池太四郡蕪下和陽漸收廬鳳屬邑竊謂迎鑾有期奠鼎非遠不意延平王金陵挫衂倉猝班師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臣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奮不顧身沈舟破釜與虜轉戰兩旬終援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皇上遣監臣劉之明賫到恩勑一道時臣方收燼於潮而使臣又停棹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嗣聞胡氛流突行京不審六飛所駐何地但揆之天意參以人心漢元當

興勢通時可虜酋夭折孤雛蒙位足知中興有象臣日夕圖維自恨力綿不能長驅迅掃幸而舊兵盡歸新軍漸集山東河南以及兩淮三吳義勇無不遠邇約期摩厲以需在延平王亦更加選練謀定而戰則桑榆之收當亦未晚第兵有犄角則敵勢始分使敵若潰癰則兵威始振况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恐報韓之念倏衰思漢之情轉冷則事機得失關係非輕伏乞皇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仍勅諸王公分道大舉先遣信使星馳宣諭直省俾天下曉然知報仇雪恥之義將見忠臣義士必且雲合景從矣臣雖駑鈍亦當枕戈以待卷甲而趨斷不敢逡巡却顧以負國恩茲以職方

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顧得陛下一陳恢復大計

特具疏附奏可勝翹首戚嶶注

啓

賀延平王啟

伏以東鉞仗旄蒼姬崇呂周之典分茅錫土盟唐重郭李之勳況績茂中興則禮優同姓當兹王封之肇啟允為仕籍之咸歡恭維殿下三台捧日一柱擎天運掌上之奇謀星飛電繞倡寰中之大義海沸山奔系屬籍而衍天潢不數徐勣之在唐婁敬之在漢收版圖以還帝室何殊岐陽之征北黔甯之征南比者北極遠念奇庸東朝新膺殊禮金符銀冊等邁公侯旅矢彤弓寄專征

伐在耿弇畧定北道不過典畀屛藩即竇融保據西川未聞榮超蒲轂是惟樹不世之勳猷所以受非常之名位際斯盛事洵足誇揚某一介書生十年羈旅會稽甲肩已愧樓蘇之徒棲江左衣冠每託桓文之後乘敢言助籌惟幄實望受蔭帡幪伏願威揚四裔烈炳千秋賜履增墳遠表東海之碣建邦啟宇先消南國之氛庶幾挽日月以重明而某亦得附風雲而益顯矣

上監國魯王啟

竊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違越濟邱屢易星霜雖傾日有心而瞻雲無路又懼旁疑他姤未敢輕達封章己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陳貴隨

艅北上援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矣若
臣自入長江先驅直奪鎮江礮口即復孤提本轄船兵
深入上游傳檄而下徽甯池太四郡和州無為州及招
降溧水溧陽高淳建平廬江巢縣舒城含山諸邑通計
得江南北府州縣三十餘城遂駐扎蕪湖且撫且帙水
陸兵至萬餘豈意延平蕩師潰于金陵倉卒南旋臣之
孤軍竟陷重地虜僉百計阻截歸路賠書招誘臣遂焚
舟登陸思入英霍山寨以圖震動中原提三千餘衆與
虜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屢有斬獲楚豫之間蠢蠢
欲應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倦而敗臣單騎突陣竄伏
山谷中鎔間道徒步二十餘里賴義士扶衛始得生還

海上皆頼主上之福蔭也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爐以冀
桑榆之效幸而散亡漸集正在整槊俟時而動奈囊空
釜罄力不如心茲伏延平王同仇誼篤分地給兵或可
望後效于將來耳其如虜警頻仍窺伺日迫儻浙澥決
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睿顏也昨差官自思明州回知
主上移蹕金門之信當此漢阨未回卽遵時養晦尚無
其地是臣所爲日夕傍徨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
芹曝之獻容俟後期竊有錦衣張士魁楊滄亦經患難
俱得生還現在臣營合并具報茲因便帆具啟上候睿
安臣不勝惶悚瞻依之至

又啟

為國難已極天命宜還伏乞早定大計以存正統以圖中興事春末聞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導虜入緬致我永曆皇帝蒙塵一時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藩李定國入瀨鞏昌王白文選亦遁入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猶謂狡虜詐傳疑信相參及四月中旬聞宮眷竟從鎮江北棘矣思維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或者剝極而復天意有歸故虜亦厚其毒而速之亡也但中華正統豈可久虛只今胡亦以諸夏無君稱張偽檄熒惑觀聽四顧歎天止瀨上尚留在祖臣以為延平藩必當速定大計以申大義亟誓大師以報大讐而至

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難信之事臣中夜傍
徨竊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况復加以他敌譬尫羸之
夫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久乎只今胡遣使招撫于浙閩
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
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叛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
獨所惓惓者主上羈旅孤島不但與閩人休戚相關亦
且與閩濒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進無可依退無所
往有不忍言者矣既恨臣力太綿不敢輕為迎駕復顧
臣心獨苦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諸勳鎮正在危
疑之際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為擁衛之資然後速正
大號使天下曉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國自有正朔在

乇之稱建侯在渙之言享帝正此義也于是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强弱懸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倘皇天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絶端在主上此非欲邀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臣今擬上詔書一道伏祈主上密與甯靖王及諸搢紳謀之發憤為雄以慰遐邇臣不勝激切翹望之至

又啟

啟八月初八日御史臣陳修捧綸音至臣營臣焚香開讀知主上薪膽憂危較昔倍甚臣南望倉皇罔知所措獨念臣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磨壯心未已原非動念勳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止臣一人尚在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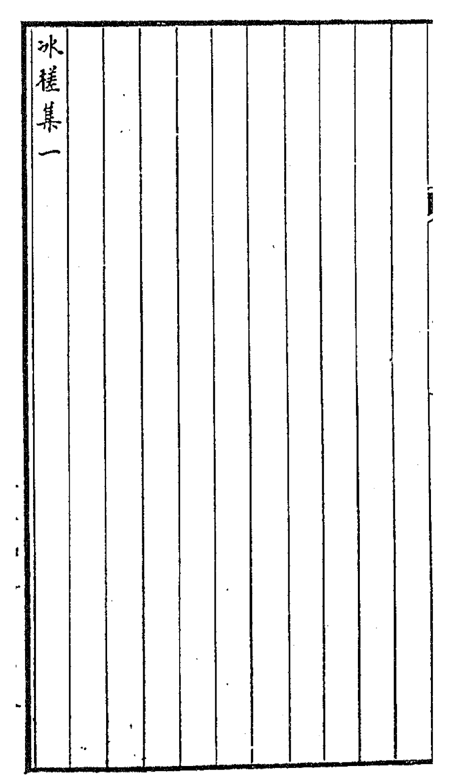
次雖乖哭廷之義尚圖埽境之功苟良會可乘則迎鑾
豈遠大命克集則奠鼎非難向以皇上當陽故謳歌有
待且以主上養晦故潛躍宜權臣何敢妄思推戴以啟
猜疑區區此誠銘之幽腑何期行闕游染胡氛攀髯莫
逮而延平王忽捐賓館秉鉞無人論國勢疑與漢益難
察人心幸尊周轉切近來虜中亦喧傳主上親征北發
故臣于七月終具有密啟專官馳奏茲奉巽命渙頒倍
增感奮但臣以孤軍孑處荒壞夷艘星列五倍于臣而
臣又無蟣子之援臣日夜枕戈與死為鄰亦以死自誓
若輕為移蹕則風鶴頻驚臣罪誰諉倘仍棲浯島竊恐
號召既遠復與臣呼應不靈伏乞主上與諸搢紳熟鎮

熟籌妙策或揚帆海上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聯合勲
爵俟羽翼已成然後旌旗四出仍乞敛鍔韜光以絶敵
人窺伺臣亦得趨覲睿顔稍將芹曝臣猶慮䩄絳之策
得行則華戎錯雜尤宜戒備不虞主上必得勁旅數千
鉅艦近百常相擁衛方為萬全鷺門牙纛纍纍相望詎
中豈無耿弇其人伏乞主上并覽前疏深思臣言臣愚
幸甚為此具啟附奏可勝踴躍翹企之至

又啟

啟八月十五日御史臣陳修返命嘗具疏附奏總以去
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明室矣止海上猶存
一綫而主上尚在龍潛真乃天留碩果自當誓師討賊

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昔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
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
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勲貴罔識春秋大義而
臣實兵微將寡餉匱糧窮孤掌難鳴既見宗國之亡而
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
而繼之以血也尚望諸搢紳或能旋乾轉坤臣已在厲
兵秣馬但得南國首為推戴臣敢勿協力扈從伏維主
上潛算雄圖以凝景命茲恭進膳銀少抒葵藿特具本
差官賫獻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冰槎集一

冰槎集二目次　　張忠烈公集卷二

書

冰槎集二目次

# 張忠烈公集卷二

皇朝賜謚忠烈明賛理恢剿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鄞張煌言撰

## 書

### 復浙江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道王爾祿書

竊聞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不孝一介書生遭逢國難初學士雅匡世久同去病忘家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以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緬維足下或為本朝專閫或為昭代巍科今雖逢場作戲而河山之感諒彼此同之近窺象緯胡運業窮于九必有起而驅除者為足下計拔趙幟立漢幟蔡人即我人檄但大

樹勲名不得專美于前而梁公夾日行當再見尚有何嫌何疑而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告也新莽僭號河北羣盜皆以興復漢室為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豈足下得以折簡招之不孝本來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誤矣昔王景略告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為意是真識時之語淝水之役堅不能聽而果敗秦亦隨之以亡是可為明鑒今日之域中存亡正未可必抑未聞秦未始亡楚未始存之説乎矧水陸自有長技戰守早有定謀縱足下輩以全力來勝敗亦未可知也總之大明無不中興之理非晉元宋高可比我輩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況足下正不必以夢炎輩

自居耳

答江南總督郎廷佐書附原書

欽命贊理恢勦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煌書於皇明遼陽世胄郎使君執事前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望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每毡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如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祗以讀書知大義痛忿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以濟則賴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是以不惜憑陵風濤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

同仇益廣晚節愈堅練兵澥宇正為乘時今何時乎兩粵天聲三楚露布以至八閩軍書何啻雷霆飛翰況島夷外訌西戎內侵清人左支右吾其消滅可計日而待矣僕方當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正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或不然謝良平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佗豈復煩詞曲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通是以僕為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譬之虎倀戒途雁奴視夜既受其役竟忘其衰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髮且衝冠矣雖然執事固我朝勛舊之裔而遼左死事之孫也念祖宗之厚澤宜何如悲傷痛父母之深仇宜何如報雪稍轉一關不失為中興人物顧以

陵律自居華夷莫辨甚為執事不取也姑以執事恩仇之說言之自遼事起而征調始繁催科益急潰卒散而為盜賊窮民聚而弄干戈是釀成惡禍者清人也乃乘京華失守屬國興師誠能挈故物而還之天朝將吐蕃回紇不足稱美于前乃拒虎進狼既收漁人之利於河北而長蛇封豕復肆蠭蠆之毒于江南則清人果恩乎仇乎執事亦可憬然自悟矣以來函溫潤諒執事非憒憒者聊附數行以復若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為也此復

附郎總督廷佐原書

欽命江南總督部院郎致書於少老大君子閣下僕素

性愚魯謬膺特簡自涖任以來事無巨細惟在安民
上天好生惡殺則人何敢不畏鬼神而妄自縱横攪
亂百姓也嘗有海上諸公歸來如顧鎮忠王鎮有才
者日久抵掌因備悉大君子忠孝至性出自天成本
標總兵黃鼎亦津津道之不置方知至人舉動別有
苦心與尋常山海輩借口起義者如較天壤語雖同
日景仰之私非今伊始目今新奉 恩詔為山海諸
君子大開宏造凡投誠文武官員照原官題職地方
官即為起文赴部推補實缺 天語煌煌遐邇昭布
非敢謬言儻邀天幸大君子幡然改悟不終有莘自
膺 聖天子特達之知轟轟烈烈際會非常開國奇

勳共襄大業此其上也如曰志辯孤忠願甘恬退優
然山中宰相祖塋墳墓朝夕相依骨肉至親歡然團
聚出處既成忠孝兩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即於歸
來之日祝髮陳詞僕代請作盛世散人一瓢一笠道
遥物外徧選名勝以娛天年又其次也亦强於日坐危
舟魂驚惡浪處不成處出不成出既已非孝亦難名
忠況且震聽海岸未免驚擾百姓竊為大君子難聞
者僕率愚直之性行簡淡之詞屏去一切繁文套語
如逆闖之害何以當仇　本朝之恩何以當報當讐
者不審天時自甘撲滅當報者妄行恃險自取淪亡
邪正之至理興衰之大數有識者燎若觀火又何必

煩詞取厭大君子之清聽哉昔人有言局內人明者自暗局外人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觀略陳鄙意不避嫌疑傾心萬里終不敢效輕薄者以筆舌爭長不敢蹈驕矜者以高抗取罪至識之心望祈同樂其採聽與否惟大君子裁酌已耳臨楮神越

## 與台州鎮張承恩書

竊慕英名久矣南北相隔未遑識荊使人夙夜依依昔年使者至舟山備道足下忠義即欲奉迎稷以喬遷致失良會至今悵怏不佞聞之智者識興亡於未形仁者懷君親於既往勇者決去就於先機若世俗之常見以偽朝今有全盛之勢必能圖磐石於永久然不知內實

虛弱發號施令全無開國規模貴滿賤漢吏雜官貪兵疲糧乏民困財盡人心莫不思亂豈久安長治之徵哉英雄之士明華夷之辨莫不以被髮為辱雪恥為懷所恨力不從心是以待時而動唯海上羣雄聲大義于天下十有七載矣去歲長江之役幾得復失皆因人事不齊豈曰天意有待如今者胡阿達里從浙而出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兵未一舉而名酋番部病沒過半遂不及接戰而遁此足見天意之亡胡矣達素自閩而出亦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矢纔發而水陸三路同時覆沒胡甲滿酋所恃為衝鋒陷陣者為我殲識殆盡此又足見人事之亡胡矣況欲舍鞍馬而仗舟

楫與我爭勝負於風濤間何不量之甚也知足下忠誼
義槩識時俊傑不於此時改圖更何所待乎且胡貪
暴異常有賄者超遷有功者罷黜近復重文輕武掣肘
倍常足下當世賢豪豈能俛首聽命受文墨吏之侮弄
哉若馬李高三公舍逆取順聲名赫赫膾炙人口但高
李二公直至兵臨城下然後來歸方之馬公以無事之
秋奮然反正不無軒輕故物望因之亦有輕重若足下
原國朝之宿將更當先著祖鞭且明春大軍必至鐵騎
金戈如雲而下黃龍青雀蓋地而來以此攻擢何所不
克正可共建奇勳首膺茅土此足下之素志亦不佞所
企望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殃今足下反正之

形未著謡傳已喧於遠近而嵩門失事鎮防甯能免咎

第恐虜中疑忌橫生典守見責寸符片檄便足以解兵

柄而從吏議雖欲飛騰不可復得矣如吳淞馬惟善前

鑒不遠不佞竊為足下惜之亦為足下危之大丈夫見

機貴於明決既有良謀義無反顧倘不以鄙言為棄幸

密遣信使確定師期如欲據台以取甯則不佞當繞水

師入定關相應如欲據台以取溫則不佞當檄陳阮二

鎮進黃岩相應倘以浙東四戰之地易取而難守不若

會師澥道共圖金陵亦祈明示或從陸地而發則拱迎

於桃渚或從水道而行即遣舟澥門以候敬布腹心惟

祈台炤不宣

## 答牧臣唐書

某生也晚不及見盛明之典型始策名而輒遭國難放署名削牘之儀益為闕焉然自垂髫迄企岱斗久矣倡義以來南北各天遂勿獲親奉光塵茲捧雲翰驚與愧俱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獨計某一書生耳朽戈鈍甲與胡人相持者十有七年瀝膺節鉞之寄尺土未恢徒然傾家湛族為天地罪人而老先生顧以孤忠見許得毋愛癭嗜痂之癖乎所幸垂翅之餘舊部復集兼偽廷奪魄胡雛讋襲正可乘時奮袂奈兵單援寡惟有枕戈泣血而已大刻諸體並臻鍾呂而樂府直追漢魏而上奉教之下真足移情佩服溯洄杖履展謁難期專

員肅候愧之情緘不備不莊統希鑒正

復曹雲霖監軍書

徐兄來接有手教想徐兄掛帆時做差官尚未到台城故社翁不審北方消息耳然做差官去後潮事又一變及徐兄至弟已移師寄寓沙關矣種種虜情已具在前日報文內不必更贅獨是偽令遷徙沿海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中洶洶欲動惜無一勁旅為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娩殺也弟棲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為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為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潮亦旦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況二阮一陳俱

徘徊閩境則弟聲援甚微然弟之區區以為甯進寸毋退尺甯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平原一旅真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弟中夜自念一片孤忠或是天地間一男子而時勢交迫終不克一昂首伸眉夫亦命也已竊意延平藩為千古第一流人欲為千古第一等事又何忍使同仇阽危而不策應耶閩海遷徙十已八九將來南北魚雁必愈濶疎握手之期杳未可料幸社翁努力倘張生竟以戰死或以飢死社翁能不一為表揚否耶徐兄適會弟于阮途勿克稍為分濶何梁伯鸞偏遇范萊蕪乎一笑

答毛參軍書

蓋聞赤驥騁衢跅弛固難御青蠅玷璧磨濯則重晶日者貴督主樓船襄義知雨謀雲不佞縞紵交懽昆金友玉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惓此先鞭洵愧同舟碌碌瞻彼後來每懷記室翩翩爰聞留後之司遂違師中之吉老謀壯事詎意星殞前營重地孤軍亦幾珠沉滄海追蘇武生還之日正鄱陽見收之期禍及魚池知欲甘心於往事疑成市虎恨莫緩頰於當塗幸而照起覆盆愈覺悲深挂劍乃琅玕遠貢綺縠遙抒吟華屋之篇益信筆墨於今日拜景升之墓難忘伊籍於當年但叢薄蘼蕪豈托搏風之翼而行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

若僅油幕從容仍恐鹽車困阨伏希台照曷勝神馳

上延平王書

竊聞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然苻堅又以獨斷而敗于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然劉禪又以僻處而亡于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都之役豈誠謂外島足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之憂庶得專意恢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復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真亦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島嶼不知虜原生長窮荒入我中土如適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

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狂榛之地真乃入于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損軍威況欲其用命于天石改業于耰鋤何可得也故當興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城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語云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誠哉是言也今虜酋短折孤雛新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攜離畔疊告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强弩之末畏避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為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姓棄田園焚廬舍宵啼露處蠢蠢思動望王師何

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竝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
東征各汛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僞令則
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困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
憂亂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
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
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預于神州赤縣而
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肢體于沙磧
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
州一塊乾淨土四澥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紅
一綫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非朝伊夕而今守禦單弱
兼聞紅夷構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敗未可知也夫

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甯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之恭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即錢鏐竇融亦不足並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迹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為明鑑九仞一簣殿下甯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鮮又非可以語于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恨才力譾薄不能滅胡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為雄俾

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故里于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為之資值可為之勢而所為若是則某將何所依賴敢不緘口結舌坐覩勝敗然詞多激切觸冒威嚴罔知忌諱罪實難逭矣惟願殿下俯垂鑒納有利於國某雖死亦無所恨謹啟

答延平王長子經書

不肖以王人之微重荷先王殿下客卿之禮圖報未遑昨知肇基東土正擬躬執鞭弭稍効馳驅差員南返捧接訃音震動魂魄毋論國恥家仇尚稽報雪而五侯九伯誰為指麾在不肖空瞻帷幄似失憑據更不禁淚之淫淫下也幸而老世臺丕承前業壁壘增新昔禽父在

喪專征誓衆伯符英銳遂霸江東以視今日豈異人任不肖託在同仇待罪軍旅夙仰仲謀之器今聞亟予之風自當竭此孤忠報茲舊誼但荒汎孤軍當上游勁敵伏望提攜庶聯聲援倘虜謀叵測尚圖溯洄南下求一枝于萬厦安插兵衆則奉令承教諒亦匪遙恭聞纘緒撫軍不勝雀躍緣在大喪未敢稱賀統祈崇照可任瞻依

復盧牧舟大司馬若騰書

十餘年來南玥鱗羽往來如織每于老祖臺曠焉聞問豈其踈節如老祖臺方在却掃尋常寒暄不足以塵典籤也近聞蒼梧不返炎鼎幾燼而飛熊星隕適與輻湊

國瘁人亡何能無淚今虜實徧布楚歌熒惑觀聽正恐成紀茂陵今亦不可復得自非乃心王室以伸大義即號召必且不靈未審尚有賓周公在否弟才非鎖鑰勢單援絕孤危特甚儻老祖臺肯執耳齊盟則元老臨戎軍聲克振況并州士女誰不感激慕切棠陰若糾一旅溯流而北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天下事尚可為也祈早商同志勿使祖鞭先著幸甚

答南搢紳公書

候牘久虛疎節疎甚不肖以孤軍扼上游日望天南好音以為犄援昨差官至自思明驚悼延平殿下遽捐賓客私衷忉怛幸聞伯符英銳已出臨戎元勳舊德同心

夾輔不佞鷺門有磐石之固而長驅迅掃直旦暮間事
又不覺悲喜交集日來浙直老稚喧傳鷺左勳鎮紳衿
復奉魯王監國正在疑信間及接老先生公函諄諄以
魯國主玉食為商猶憶壬辰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張公
扈從南下蒙延平殿下誼篤瓜瓞慨然安置則不肖輩
之擔已卸矣今不幸延平殿下薨逝大喪未畢繁費難
支即軍儲尚恐不給何暇言及宗禄旁觀者豈不諒當
事苦心若不肖梁園舊從敢受方物之獻但南北相距
動輒數千里近來賊哨出沒孤艇難行安得時時供億
再四躊躇倘國主能韜光晦迹移寓澥上或沙關之間
則不肖尚可稍將芹曝而語鳥亦免窺伺之虞否則鞭

長莫及雖智者亦難為計矣然我輩所為何事而敢覩藩流離瑣尾飢餓於我土地非特諸勳貴之責亦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肯毅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王孫而進食又何煩不肖之片芹寸曝哉惟老先生裁察之

## 答招撫王光裕書

不佞明室孤臣也有死無貳與執事非有同朝之雅義無外交何必復通竿牘但天理民彝及不佞生平不可不正告天下故勒書附使者以報竊覩古今來何代無廢興其興也天啟其機其廢也人碁之謀或興而復廢或廢而不復興然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彼漢阨十八年而光武重昌夏亡四十載而少康復祀蓋不

特覆楚復楚事在俄頃間也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不但開基忠厚即為享祚長久之符亦將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且其當鼎革之際軫念瘡痍莫不省刑薄斂偃武脩文與天下更始所以四瀆謳歌羣雄歸命其間雖有疾風勁草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者無非欲為萬古留綱常為兩間存正氣英君察相尚能略其迹而原其心感其誠而哀其遇故漢高以之封雍齒蜀主以之禮劉巴唐太宗有堯君素之旌而我太祖有余闕福壽之祠祭其或不忠所事縱歸附獨先必擯斥恐後如丁公可誅危素可謫前軌昭然豈好為顛

倒哉帝王大度原欲扶名義以培風敎故也今則不然夫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屬國乎建州之甲乙忘休屠之恩矣遼左之烽胡為乎北平之旗似同回紇之義矣南牧之馬又胡為乎舊都嗣服正朔相承冠蓋方達于薊門鼓鼙已震于吳會自是而蠶食東南剪滅之不遺餘力凡屬我天潢雖在遐荒靡弗芟薙夫以高皇帝發德鴻功而使其子孫禍酷巖欽祀荒杞宋宜人心之不服者一也從來更姓改物皆因處置得宜然後人情豫附今不過宋室之逋臣而稱為偽命無非晉國之遺老而被以惡名甚至一人抗節而逮及一家一姓守義而株連他姓遂使抱慜懷忠不忍逃雨即欲埋名變姓亦

恥趨風而喪師辱國者率秩以三公鬻主求榮者反爵以五等是以不忠不義令也開國規模固如是乎宜人心之不服者二也邇來清人初無招攜懷遠之誠止有納叛招亡之術或使同輩操戈或令下人棄甲此豈足以訓型天下而奸詐之徒以為仕宦捷徑往往私鑄印符偽刊牌劄以覬壟斷之功名當事明知其然亦陽為網羅陰行羈縻以冒招來之功績殊不知黃綺衣冠必不輕出商山夷齊薇蕨豈肯頓易周粟宜人心之不服者三也若以近事而論瀕海遺民既苦朝秦而暮楚乃安邊勝策惟聞竭澤而焚林俾百萬生靈棄田園毀廬舍捐墳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哀鴻滿道碩鼠興嗟

將以為清野耶而野未必清將以為堅壁耶而壁未必堅豈我旌麾甲盾必繇蜀道遷人抑彼綱罟牢盆亦是新豐鉅族乎名為息黥補劓實則救燎助薪宜人心之不服者四也他若征求無藝殺戮非辜選將遷官先論賄賂登賢覊俊亦籍苞苴債帥掩敗以飾功驕兵宣淫而肆掠兼之毀裂冠裳崩壞禮樂蓋不待智者而知胡運之不長矣如謂今日域中幅幀盡入版圖華夷庶幾一統獨不見強秦方啟霸圖何竟亡於二世暴隋既成王業亦遂失於再傳況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巳自有君行當迎楚昭于雲夢奉齊襄于莒城又何煩執事之恫疑虛喝哉至于不佞本末固可得而言矣不佞夙承

先學謬獵時名自遭國難輒棄家園始則聲大義于江東既而抱孤忠于海曲自分戴髮含齒之倫幸南國尚同左袒倘論踐土食毛之誼于北朝原等風牛[illegible]豫讓漆身其妻不識張良破產惟敵是求而有司不容籍我田宅矣未幾囚我妻孥矣用是依墻乞援淚盡申胥啓治鑄兵誓深祖逖然志匡王室豈恃兵威念切神州尤憐民瘼如長江之役樵蘇不驚市肆靡易凡縉紳之家韜鈐之族効力清人者槩無誅求以示寬厚諒執事之所知也及同仇挫衂不佞遂間道言旋彼時豈不能提數千勁卒以震盪中原據數十名城以號召天下正慮鋒鏑橫及無辜是以旌旗不妨左次何意泰運將開也

期尚篤枕戈待旦又歴歲時但三戶亡秦讖緯已兆一成祀夏䝉數有儆不佞方以孤臣皂帽待真主黄衣安所事解甲投戈俛首屈膝者哉即或赤舄未歸暫作隆中之卧黄石已遇猶從圯上之游則爲龍爲蛇不佞進退固有餘裕矣雖然不佞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因國事之靡甯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間浙閩郡邑芻茭糗糧之供樓櫓舟航之費可謂百孔千瘡敲骨吸髓而曾不得鋒銷燧息波靜潮平執事亦可惕然矣尚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今執事既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爲意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界我海上之師

在清人既能開誠布公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亦何惜講信修睦且休兵以待天命不佞與執事輩從容羊陸之交往來僑肸之好既省壑堡守望之戍并免舟楫營繕之需藉我外兵以備他盜因而煎熬則鹵鹽可行矣因而採捕則魚鮮可給矣因而貿遷則商賈可通矣匪直暫解兵爭亦以稍甦民困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斯在特恐執事畏耳畏則無成也又恐執事疑耳疑則又無成也不佞何心必欲困此一方民哉則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故里則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于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訓之區嘗膽臥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則臣靡尚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

正統還歸漢冑惟執事圖之

復浙江總督趙廷臣書附原書

台翰儼頒跡深內訟豈僕一片愚忠尚未足取信于天下耶台下清朝佐命僕則明室孤臣時地不同志趣亦異功名富貴早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且聽之天命甯為文文山不為許平仲若為劉處士何不為陸丞相乎倘云桑梓塗炭實為僕未解兵僕亦何難斂師而去但未知台下終能保障否乎區區之誠言盡于此聞使說詞請從此絕冒復不莊

附趙總督廷臣原書

僕聞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足下淪溺海濱業已多年

何不作回頭是岸之想或顯而仕可以霖雨蒼生即不仕而隱家居教授明道立言何不可為奈何棄祖宗荒廬墓泛泛東西豈俊傑之所宜哉况鄭成功久服天誅此天之所以報惡人也足下高出成功之外固不屑與倫理敗壞之徒比擬今不必遠譬即如陳公文達解甲致順　朝廷優寵過厚足下處此可以廢然返矣我　大清朝定鼎來薄海內外皆奏永清足下當自知之無俟僕為覼縷但四海盡已朝宗足下獨阻聲教譬猶以勺水與滄海較多寡也豈為智者不為雖至愚者亦翻然悔矣請試觀　與朝之碩輔多屬山海之遺才一時攀龍附鳳之輩杖策從之

恐後足下尚友古人許平仲非道學之宗與後仕集賢大學士足下獨不可則而倣之且　本朝招攜懷遠之禮邁迹前古諸如歸誠者錫爵至公侯伯有差僕招示載之頗詳足下苟有志於事功僕會同將軍撫院提督特疏題請如許平仲故事或亦無須瞻顧耳即無志於事功則為盛世之逸民縱步於畦畝青野之鄉放意收身遊湖看花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果爾即一面先將足下眷屬題請回浙加意安插不日骨肉便可團聚今遣員勸駕儻能諒僕非鴆人叔子則歷數心腹腎腸不過志在安全如示册所云者非敢以利害禍福之相懾也僕向任滇黔多方招撫

改舊染而沐 新恩者莫不接踵而至釋疑而歸此
皆 皇仁遐暨而僕以至誠宣布之故無不感而信
也今雖初蒞浙省嘉與維新之心孜孜不倦幸早自
決凡諸同事不及另致仍冀轉為勸諭一面薙髮一
面將船隻官兵家眷人等或向台州入關或向甯波
入關仍即先為移知以便關關接引飛章題報 温
旨一下顧功名者就功名顧富貴者就富貴顧隱逸
者就隱逸百求百遂共膺 殊寵可耳若執迷固亂
何如挺身一戰毋出沒無常徒若桑梓父老為遲則
有以足下為奇貨雖悔前此之失計則亦晚不及追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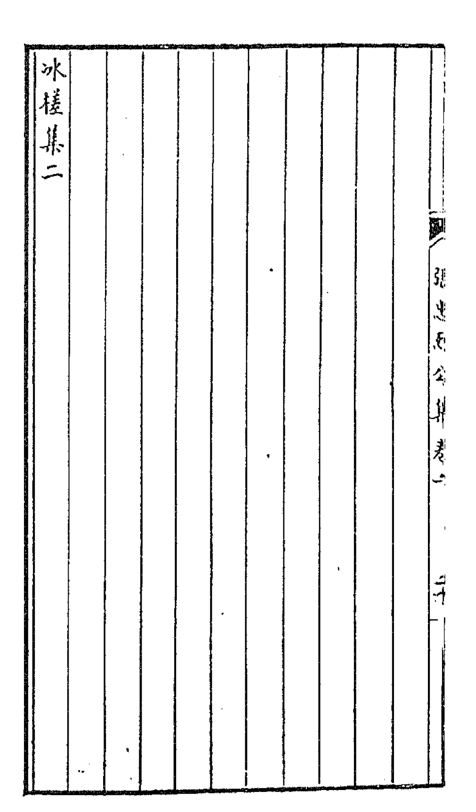
貽趙總督書

大明遺臣某謹拜書於清朝開府趙老先生臺前晉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民物維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隕招之不來鏡之不受卻聘書尚在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之北去疊山遂不食而死蓋未嘗不數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況某今日南冠而縶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臺下尚欲貸其餘生屢遣責屬存注有加勸之加餐嗟乎此固臺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真不啻霄壤顧某自律斷不可因此而苟延旦夕也所以每思慷

慨引決而為館伴者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絶餐三日迫於貴黌勸勉稍稍復食他人聞之甯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嗟哉揣臺下之意不過欲生膏斧鑕始足為忠義者戒然大丈夫冰視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故欝欝居此耳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甯為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居念時已早辦此至今日敢有食言夫自古廢興亦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遺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乎文山隱遯路幾于疊山矣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

同遊于事畢矣獨惜臺下之經綸仁厚可稱一代名賢後世不察猥云與張弘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哉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覬覦聆死殊不知散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露謬思黃蔚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恐偷生自留睇死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箕山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為虜囚貽笑天下是某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臨難茍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被累賓從並膺鏁鍊以日為年生不如死伏冀臺下立賜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翱翔碧落或為明神或為厲鬼是誠臺下大有造于某也

不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必不俟炎午之生祭母以
館伴者不善調制而譴及之幸甚





冰槎集二